

參寥集解題

明復

參寥道潛於有宋文風極盛之季，以吟咏之工，爲家所推，號稱詩僧第一，謂古之支晝貫已不過如此。然其生平志業德操，凜凜乎有世之大丈夫所不敢企冀者，至於救鵠護鵝，爲人恒常稱道之數節，特其末事耳。不幸竟爲詩名所掩，冤哉。

陳后山愛其詩，讀不捨手。嘗與語及唐詩僧，師曰：「貫休齊己，世薄其語。然以曠蕩逸羣之氣，高世之志，天下之譽，王侯將相之奉，而爲石霜老師之役，終其身不去，此豈用意於詩者，工拙不足病也。」后山自謂：「由是而知余之所貴乃其棄遺，所謂淺爲丈夫者乎於其行。」

源夫僧之詩思，率皆發諸禪悟，悟澈則思清，不待學而後工。師以妙年得法於大覺璉公，璉嗣泐潭懷澄，澄嗣五祖師戒，戒嗣明教師寬，寬嗣雲門大慈雲文偃禪師。偃公開雲門宗，四傳而得璉，大盛於北宋。師與佛印了元，皆其健者。宋濂作「育王山寺碑」謂：「大覺日與九峰韶公、佛國白公、參寥潛公講道一室，扁曰『蒙堂』。叢林取則焉。」潛師之於禪法，淵遠流長，於師教，升堂入室，以至於此，其悟之澈，其智之敏，應勿庸置疑，唯禪冊漏載，僧傳過簡，師之法語不得而聞，師之行實唯賴士大夫所傳，廬山真面，遂被雲封，世莫能睹矣。

士夫貢高，於宋爲甚，言過其實，每致惑亂。今皆知潛師依傍蘇長公，爲其得名之由。恒視之爲蘇門清客，幫閒趨走之流。實則師識陳后山在識東坡前，后山早已盛讚其識，謂讀之不捨手，豈待東坡翦裁而後有成耶。師初識東坡在熙寧九年帥徐時，東坡一見卽爲傾服，以書告文同云：「其詩句清絕，與林逋相上下」。絕無挽視俯蓄之意明矣。故論謂：師之詩雅淡真率，上欲窺陶白，而下有鴈行蘇黃句，雅不樂與宋人同烟火。是參寥自有爲參寥，非第以子瞻重也。

至於東坡謫齊安，力耕以自誨，師不遠二千里馳往撫慰，相處期年始去，正顯其非常人也。後東坡報之以書云：「僕罪大責輕，謫居以來，杜

門念舊而已。雖平生親識，亦斷往還，理固宜爾，而釋老數公，反復千里致問，情義之厚，有加平日，以此知道德高風，果在世外也。」迨後再貶瓊崖，師欲偕徒轉海相視，東坡報以書云：「淨慧琳老及諸僧和爲默禱於佛，令亟還中州，甚荷至意。自揣省事以來，亦粗爲知道者。但道心數起，數爲世業所奪，恐是諸佛知其難化，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。」又云：「轉海相訪，一段奇事。但聞海舶遇風，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，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，胥靡遺生，恐吾輩不可學，若是至人無一事，冒此險做什麼，千萬勿萌此意。自揣餘生，須必相見，公但記此言，非妄語也。」此豈以清客幫閒相蓄者之語乎。蓋言師攀沿仕宦，依傍權勢，趨走東坡之門以邀譽者，既不識東坡之爲人，亦不解師之用心也。

前此，有陳尊宿者，於道旁結菴施湯水，有僧就之飲，畢，曰：「大不易也。尊宿答云：譬如喂牛喂馬。師護念東坡，不畏讒譏，躬蹈艱險，至再至三，終爲佞得，罹禍罷道而不悔，所爲何者，固爲我慢貢高者所無從夢見，而東坡知之悉矣，其詩有云：「上人學苦空，百念已灰冷。閱世走人間，觀身臥雲嶺。」應是的論。又嘗撰「參寥子真贊」云：「維參寥子，身寒而道富。辯於文而訥於口。外尪柔而中健武。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。枯形灰心，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。此不可曉者五也。」此豈真不可曉者耶，菩薩道耳。菩薩住健行三昧固若斯，入險縛魔，爲衆生作給使，捐眼目腦髓而無悔。潛師深於禪者，故能優爲之。

然宋人爲政，襲唐之弊而無能革去。種種惡蹟，載在簡冊，均可按察。至於動輒遞僧人法服，黥其面，杖其脊，織爲軍伏賤役，若芙蓉措，大慧杲尙且不免，似師與洪覺範者久親王臣，屢倡正言，扶持善道而無視生死，佞倖輩欲得而甘心者久矣，黥而役之又何足怪。以是招侏儒之悔，啟道流之輕，不亦冤乎。